

苗语世界中的跨境苗学研究

——老挝苗族田野调查札记

吴正彪

(三峡大学民族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 老挝不仅是苗族从东南亚国家走向欧美国家的一个主要驿站,同时也是跨境苗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田野点。苗学作为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苗学研究的本土化离不开来自母语世界中“我者”的“深描”与主位的文化阐释,更是离不开来自实地田野调查的参与观察和分析。

关键词: 苗语; 跨境苗学; 田野调查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798(2015)08-0007-04

DOI:10.13391/j.cnki.issn.1674-7798.2015.08.003

The Cross - border Seedling Studies in the World of Hmong Language ——Lao Hmong Fieldwork Notes

WU Zheng-biao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The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Hubei 443002)

Abstract: Laos is not only a main station for Miao from southeast Asia to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it is an important and indispensable point of the field for cross - border Miao studies. As a branch discipline of ethnology, the localization of Hmong studies is dependent on the "deep description" of "mine" from the world of mother tongue and the main bit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besides, it must depend on th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in the fieldwork.

Key words: Hmong Language; Cross - border Hmong Studies; Fieldwork

从事苗学研究的学者都清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是苗族从东南亚国家走向西方欧美国家的一个重要驿站。现代西方国家出版的大量苗学研究成果中,有关苗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在内容上大多是来自于对老挝苗族传统的“复制”与“粘贴”,为此,要对苗语世界中的跨境苗学进行深入研究,老挝是我们民族学田野调查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实地研究点。2007年7月至8月、2014年8月,在来华的老挝留学生帮助下,笔者两次前往老挝的苗族社区开展民族学调查,现从苗语世界中的苗学研究角度,将自己的调查记录资料整理出来,供大家分享。

一、老挝:多民族国家里的多元文化

老挝是一个呈现为南北长、东西窄的中南半岛唯一内陆国家,南北之间的总长度有1050公里,而东西部最宽的地方不到500公里,最窄处只有105公里。老挝北靠中国的云南省,与中国接壤的国境线长达710公里,南接柬埔寨,西南毗邻泰国,西北以缅甸湄公河为界,东临越南。这个面积为23.68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共有68个少数民族,是一个民族多元化的国家。尽管民族种类众多,但老挝国家对于民族的划分并不同于中国的

收稿日期:2015-07-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史诗《亚鲁王》的搜集整理研究”(编号:13BZW172)专题论文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吴正彪(1966-),苗族,贵州三都人,三峡大学民族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文化人类学。

分类,而是根据各个不同部族居住的地域地理范围,将之分成老龙族系、老听族系和老松族系等三大族系。老龙族又称为寮龙族、泰老族,“老龙”意即“居住在平原地区的老挝人”,这一族系分别由老、泰岱、泰考、泰诺、泰兰、叻族、藏族、满族等17个民族组成;老听族,意即“居住在半山地区的老挝人”或“居住在丘陵高原的老挝人”,这一族系主要由汉族、佤族、老和、老听、老法、达莱、达努、达里等35个民族组成;老松族,意即“居住在高山地区的老挝人”,这一族系包括苗族、瑶族、梭罗、贺木克、普诺、桂、保(彝族)、贺丹、木塞、木生、贺登、楞登等16个民族组成^[1]。在这所谓的“16个民族”中,老挝将苗族中的蒙莱、蒙考、蒙丹、蒙高等几个不同支系的苗族作为不同的民族来另行划分。由此可见,无论是老龙族系,还是老听族系,其中的很多“民族”实际上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或因服饰类型的差别,或因方言土语的差异而被划定为不同的民族。

一个国家由多个民族所组成,不同民族之间有着丰富多样的民族传统文化,这是世界各国中普遍共有的文化现象。对于老挝国家划定的68个民族,在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均可找到对应的民族,有些民族在中国可能只是一个民族,而在老挝则被划分为几个民族,如壮族、傣族、苗族等等。老挝在族系的归类上也是混乱的,如说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满族归到老龙族系,而汉藏语系中说藏缅语族语言的民族和使用壮侗语族语言的一些民族,则由于居住的地理位置不同而被划到了另外的两个不同族系中。当然,从不同族系的划分到不同民族的认定,同样体现出这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特征,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同样是这个国家的一个重要文化特点,只是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在其身份证中“民族”的标注上将自己的民族身份“隐蔽”起来,如果不是通过语言的交流和调查,一般很难了解每个人究竟来自于哪个民族。

二、老挝 hmoob 人的历史来源及其地理分布

在很多介绍国外苗族的著作和文章中,都将境外苗族称为“蒙”或“赫蒙族”,这一名称实际上是来自于苗族自称 hmoob(有的亦写作 hmongb)的音译。老挝的苗族历史来源有两种,一是明末从中国经过越南到达老挝;二是清朝中后期由中

国直接进入老挝,“大约在公元1810年——1820年之间”^[2]。明代以前,由于没有通用的本民族母语文字,苗族的历史只有通过口传心授来传承和记忆,《苗族迁徙史诗》是复原和考订苗族不同时期历史发展过程的重要文献。据2008年官方资料统计,老挝国内苗族人口已达515465人^[3],但从笔者在老挝实地调查的情况看,由于老挝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本国家人口增长没有受到限制,再加上人口普查中的遗漏,所以可以估计,目前老挝苗族的实际人口至少应当在55万人以上。因为在很多农村苗族家庭中,一对夫妻的子女一般都会养育有8至10个后代,即使是在城镇工作的苗族家庭,往往也要有4至5个小孩。以此类推,当地苗族人口的实际数应当超过官方的人口普查统计数。老挝国家有16个省、一个直辖市,苗族主要分布在 xieng khouang“川圪”省、san nua“桑怒”省、hua phan“华潘”省、luang pra bang“琅勃拉邦”省、luang nam tha“琅南塔”省、vientiane“万象”省(万象省和首都所在地的万象市是两个级别相同而管辖地域不同的行政机构)、vientiane“万象”直辖市、xaignaboul(r) i“沙耶武里”省、bo-likhamxai“波里坎塞”省等。

在上述省、直辖市中,川圪省是苗族到达老挝的最初居住地,同时也是目前苗族人口最多的省份。一些平原地区苗族迁居来的时间虽然较晚,但因有利于发展经济和安居乐业,在20-30年间就很快形成了一个较大的苗族聚居区。如在万象省 phonhong 县所辖的一个叫“52公里”的小镇,1970年最初只有一家姓罗的苗族从山上搬来这里居住,后来此罗姓的一些叔伯、舅舅、姑姑等家族与亲戚也跟着前来和他们一起居住,随后是亲戚的亲戚又不断迁徙而来,人口不断地增多,直到2007年笔者到这里做调查时,“52公里”这个小镇的苗族人口已经超过10多万人。此外,与外族通婚也是苗族人口增加的一个原因,过去生活在“52公里”这个地方的都是老龙族系的民族,苗族人迁来后,开始是在老龙族系的人家帮工,等经济上有一些积累之后就自己买土地建房屋,同时又因为苗族女人都比较勤快,而且勤俭节约、善于持家,当地民族中谁家要是娶到苗族女孩做媳妇,在整个家族中都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很多婚后的“半老(挝族)半苗(族)”的家庭都倾向于“苗化”,因此,尽管这里是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杂居区域,但各个民族之间相处都比较和谐,很少有

民族之间的相互歧视和冲突等现象出现。

三、老挝 hmoob 人的文化传统: 语言、风俗与歌谣

在语言及风俗习惯等方面,老挝苗族的语言、婚丧、服饰、巫医精神治疗等文化传统,至今仍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点。

1. 语言。老挝自称为 hmoob 人的苗族所使用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中川黔滇方言川黔滇次方言第一土语区的苗语。苗语核心词与中国境内的苗语基本一致,如 koj mus qhovtwg los? “你去了哪里?”, kuv tsis paulh “我不知道”, tagkis kuv sawvkev lawm “明天我就走了”等等。在语音的声韵调方面,老挝苗语中的声母共有 56 个,韵母共有 13 个,声调共有 8 个,这与国内苗语基本一致。语言词汇中的一些借词,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每个国家之间都会存在一定的差别。如“公斤”这个词,在中国的苗族借用汉语称为 gongjin,但在老挝的苗族中则借用老挝语说成 ci lu “飞机”在中国苗语借词中读为 feiji,但在老挝苗语借词中读为 nyux hoom; “电”在中国苗语借词中读为 dian,但在老挝苗语借词中读为 fais fab,等等。此外,在老挝苗语中,对有苗族居住的各个国家都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专有名称称谓,如称“中国”为 tes Chaws Suav,称“老挝”为 tes Chaws Nplog,称“泰国”为 Thaib Teb,称“越南”为 Nyab Laj,称“美国”为 teb chaws Mes Kas,等等。

2. 婚俗。对于老挝苗族的婚俗文化,当地苗语中有一个专门的俗语,叫做 Kab tshoob kev kos,翻译成汉语有“婚礼仪式”“婚俗礼仪”“亲规婚约”等意思。据一些资料介绍说,当地苗族过去有抢亲的习俗,现在这种野蛮的“抢婚”方式已经绝迹。在大多数社区,苗族的婚俗主要是“媒妁之约”,即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相识、相知、相爱,或者在青年男女双方父母相互中意并得到子女的同意下,专请能说会道的媒人前往说亲,经过三次反复的上门游说得到认可后就预定日期举办婚礼仪式。其次是青年男女之间在交往中互生爱意后私奔,然后再由男方家组织亲友团到女方家“认罪”,并补办相关婚礼仪式手续。整个婚俗的程序从请媒问亲到婚礼仪式的举行,都是要通过苗语歌和相应的婚姻理辞来完成。

3. 丧葬习俗。生与死,这在苗族社会中被视

为每个人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事件,因此,要让死者“去”得安心,生者活得安宁。苗族人对每一场丧葬仪式的举办都非常重视,这种仪式在老挝苗语中称为 Kab ke pam tuag,翻译成汉语有“葬礼仪式”“丧仪”等意思。每当有人去世,一般都不会先行入殓,而是用竹子编成一个担架,将死者平放在此竹编的“担架”上,然后再摆放在堂屋的正面供亲友前来悼念,这一摆放方式在苗语中称为 tsaa neeg, tsaa 译为汉语即“立、树立”之意,neeg 即“马”,意思是让死者骑在“马”上走向阴间。在开展此仪式的过程中,还要由芦笙手吹奏 tsaa neeg 芦笙调,引导死者的灵魂一步步地摆放到安定的“担架”上,直到出殡为止^[4]。举办丧葬仪式期间,为逝者“开路”是必须要有的程序,“开路”在老挝苗语中称为 qhuab ke,举行 qhuab ke 前,通常还要有许多繁琐的准备。在丧葬仪式中,开路的《祭祀辞》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芦笙吹奏出来的《芦笙祭祀辞》,另一部分是由祭师念诵的《祭祀辞》,两个部分的内容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整体。这种《祭祀辞》有的也称为《开路经》,其内容分别有:(1)《指路辞》;(2)《诀别辞》;(3)《招魂经》;(4)《迁徙史经》;(5)《祭祖经》;(6)《亚鲁(谷能)战争史》,等等。每个地方有繁有简,靠近城镇交通发达地区的苗族社区比较简略,而在川广省、琅布拉邦省的一些边远偏僻的村寨,其内容就较为详细、完整。

4. 服饰。生活在老挝的苗族都保留有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服饰,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着装主要是在节庆、婚丧嫁娶和走亲访友时才按照盛装进行穿戴,平时为了方便劳作,都是穿一些大众化的简单服装。每个人无论是在婚礼仪式上,还是在去世的时候,都要身穿自己的本民族服装。苗族的服饰有男装和女装之分。男装为黑色或蓝色对襟衣,头戴半圆形黑色盖头帽,上衣有的镶有各种银饰片做装饰,下着黑色大裤裆宽筒脚裤。女装较为复杂,女性头饰有三种类型:一是用黑色布帕包裹成的小山型“帽”,额头上的帽檐由两条白色花织带呈 X 型交叉互绑;二是圆盘形帽饰,边缘缀有若干彩色塑料珠子;三是圆形花帕布帽。女性上身内穿白色衬衣,外穿镶有花边的黑色对襟宽袖衣,下着长裙,前后栓有长方形彩色花围腰。

5. 巫雉驱邪仪式。Ua neeb 是老挝苗族家庭中最常见的一种驱邪仪式。在中国,苗族的巫雉祭祀都是在许愿实现之后的一种还愿活动。老

挝的苗族则不同,家里人身体不佳,或在噩梦中遇见不吉利的事物,都要请巫师前来帮忙驱邪,即拿一头小猪或者小羊子来举办 Ua neeb 仪式。Ua 翻译成汉语即“做”之意,neeb 在汉语中有“雄、神”等多种意思。举办仪式时,家族中的老老幼幼、亲戚朋友等都要来帮忙,然后大家将用来祭祀时宰杀的小猪或小羊进行集体会餐。

6. 歌谣。苗语歌谣在老挝苗族中十分丰富,无论是请媒人说亲、娶亲嫁女、青年男女的日常交往,还是丧葬仪式或传统的原始宗教祭祀等等,口头歌谣一直是苗族人一年四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笔者2014年8月到老挝调查苗族史诗《亚鲁王》的传承情况时看到,尽管一些古歌谣正处于濒危的状况,但在日常生活中,每个家庭起房造屋、移迁新居、举办成人礼,乃至至于升学就业,都要请祭师通过韵律化的传统口头念诵祝词。与中国西南地区苗族的情况一样,越是边远偏僻的地方,这些口传歌谣就保存得越为完整。如琅布拉邦省靠近中国边境的部分苗寨,在唱述《亚鲁王》史诗时,说“亚鲁”的龙心被异族用猪心更换而在战争中失利,通过这首史诗教育人们,“私利、欲望”使人心难测,在上当受骗而导致族人遭受谋害后应当吸取教训,“芭蕉心不可以代替人心”,战争中的人死后不能复生,这样的历史要后代永远牢记。

四、老挝的苗学研究:20世纪以来的母语文字书写文本概述

尽管苗族人口在老挝国家中处于68个民族人口的第三位,但从老挝本土中作为“我者”的苗

学角度对这里的苗族研究至今仍然是历史性空白。相反,作为“他者”对老挝苗族的研究自20世纪初以来就层出不穷。如法国学者恩保羊(法文名字为“贝尔特海”Bertrais)20世纪50年代在琅布拉邦和其他人一起共同为当地苗族首创了苗文的同时,并教会这里的苗族读写使用,他还用苗文写了约30部有关苗族生活的著作,其中涉及地理、历史、宗教、语言、文学艺术和医学等方面,并编纂了一部《法苗字典》^[5],他的这些学术贡献,成为了老挝苗学研究的重要奠基,也是老挝苗学的开创者。此后,一些苗文书籍如《KAB TSHOOB KEV KOS》(婚俗礼仪)、《KAB KE PAM TUAG》(丧葬仪式)、《Ntsuag Nos》(孤儿)以及一些用苗文记录的神话故事等等,其数量虽然没有汉文、英文等文字书写的成果多,但作为苗语世界中的跨境苗学研究,作为“我者”使用母语对于“本文化”的表述,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于增河.中国周边国家概况[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418-429.
- [2][法]杨沫丁.老挝苗族的历史[J].王伟民,译.印度支那,1985(2):65.
- [3]董泽林.老挝苗族问题探究[J].东南亚之窗,2013(1):37.
- [4]熊玉有,杨凤华.走进苗族蒙人[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85.
- [5]恩保羊口述,沈静芳整理.法国学者恩保羊谈印度支那半岛的苗族[J].东南亚,1985(1):42.

[责任编辑:周冬梅]